

林樂知

林樂知(Young John Allen, 1836-1907)於1836年生於美國南方喬治亞州，幼失雙親，由姨父母撫養成人，屬基督教美國南方監理會。在1858年，畢業於埃莫瑞學院(Emory College)後，1860年六月，林受基督教美國監理會的差遣，夫婦携幼女來華，在上海傳教。因接受“一事不知儒者之恥”的觀念，取名林樂知，字榮章，曾從王韜等人習中文。因中國人不熟悉洋人教育制度，他把學士，碩士，博士是三級學位，等同於進士，翰林，狀元，不吝自銜，稱為“美國進士”

美國南北戰爭期間，差會支持不穩定，曾經斷絕，經馮桂芬介紹，林樂知進入上海廣方言館任教，後兼任江南製造局編譯館編譯，前後十六年，獲清政府授五品頂帶。

1868年林樂知創辦了中文期刊教會新報。

1874年9月，改名萬國公報(週刊)。1883年，一度停刊。1881年，林樂知辭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和製造局翻譯職務，創辦中西學堂；經過數年發展，及回國勸捐，購地41畝，另建新校舍。落成後，正式命名為“中西書院”，林自任院監。後來還增設女塾。

林樂知對中西書院的教學體制作了精心策劃，提出了完整的“三級教育體制”，即初級，中級，高級三等，使學生各得其所，循序漸進；在教學內容上他十分強調“中西並重”，西學科目包括數理，科學，史地及政治各門知識，接近現代的學制及教育理想；宗教科目在教學內容中佔分量少，學生也無須成為教徒。中西書院受上海華人新興工商業人士青睞，送其子弟就學，官吏紳商亦予捐助，經費得能自足。書院於1911年遷蘇州，是為東吳大學。

1887年，林樂知參加威廉臣所改組的上海廣學會的編輯工作，譯述出版西書十餘種。萬國公報復刊，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刊物，仍由林樂知主持，實則由中國著名文人如沈毓桂等人主其筆政，該報多記載泰西各國地理，歷史及社會風俗等，關心國事的國人多喜閱讀。大清柱石名臣如：張之洞，李鴻章；維新領袖人物康有為，梁啟超；對革命分子宋嘉澍，孫文，黃興等，真正理想不同，然均受其熏陶，對於當時的國政，影響深鉅。1905年五月，林樂知短期回國，曾受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。

林樂知十分有興趣於中國文化，引以闡釋基督教義。他因神學知識淺薄，中國文化亦乏根柢，讀及中文書甚有限，更不能正確了解，見儒家及佛教，道教文字，有與基督教近似之處，以為“道並行而不相悖”；甚至將“三綱五常”與基督教義印證，認其情理相通，進而斷定本質無異。他從基督教義中，找出了論及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的地方，就說：“儒教之所重者五倫，而基督教亦重五倫，證以聖經。”他還認為，儒學講“仁”，聖經雖無“仁”字，但“愛即是仁也”；更糟的是，以儒學講“義”，“耶和華以義為喜”... 林樂知如此牽強附會，視孔子和耶穌如一人，儒學和基督教本義相同。這種謬種流傳，賊夫人之子，實開“本土神學”之階。

雖然如此，但他見及中國文化下的中國人，包括知識分子，愚昧，保守，落後，對現代科學缺少了解，對自然定律和哲學，和化學，天文學尤其所知不足並錯誤。為了傳教，首先應打破中國知識界的落後狀況，讓他們具有現代科學新知，能夠有西方人的思維和新的價值趨向。就是說，讓中國人徹底“西化”，中國變成美國式“新大陸”後，基督教即可在中國暢行。

從這種推理出發，林樂知便將其主要精力傳播西方文化。他在上海辦西式學堂，培養新型人才；譯書，介紹歐美的科學知識；辦報，傳播信息，以為宣傳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是一體。

在1901年廣學會年會上，林樂知自鳴得意地宣稱：“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中國已成為基督教國家的保護國，它已被置於我們的教導和開化的權力之下。”這時的林樂知也進一步受到美國監理會支持。林樂知於1907年五月三十日，在上海逝世。

林樂知自己樂知，亦樂於推廣知識，興辦學堂，以為溝通中西文化之津梁。

作為林樂知助手多年的沈毓桂也一再講：當今之世，“專尚中學固不可也，要必賴西學以輔之；專習西學亦不可也，要必賴中學以襄之。二者得兼，並行不悖，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。”這正是創辦“中西書院”的目的。

數年後，林樂知自己也不得不承認，中西書院的學生“對中國國學所知甚少，且缺乏興趣；對於西學，亦只關

心英文，因為他們盼望藉此在商業勃興之上海，謀得較好差事”。社會風氣的趨向，往往比學校的教育宗旨更能左右學生選擇路向。

中西書院日常事務由沈毓桂操持。在課程設置上嚴格按中西並重的原則，一般是半天中文，半天西學。中文課程主要是講解古文，作詩造句，寫對聯，學書法，讀習五經，並沒有經世致用之學。西學課程則新鮮而具體，八年中分別學習：

第一年，認字，寫字，淺解辭句，講解淺書，學琴。第二年，講解各種初步入門英文，練習文法，翻譯字句，並學琴。第三年，數學啓蒙，各國地圖，翻譯，選讀，文法。第四年，代數學，講求格致，翻譯書信。以後，第五至八年 考究天文，勾股法則，平三角，弧三角；漸入化學，物理，化學；法律及國際法；地理，地質，測繪，礦冶等基礎知識。由簡入繁，由淺入深。但從開始，每年都有音樂及英文。

作為一所教會學校，中西書院的學生，每天早晨必須共同讀聖經，共同祈禱；星期天則要往教堂作禮拜，但並無系統的聖經課程。

中西書院前後辦了三十二年，每年招生人數不多，但培養了一批有一定西學基礎的新型人才。在晚清的外交部門，海關，對外貿易，近代工廠，新式學堂，北洋海軍等機構，皆有中西書院的畢業生。也有一些人為外商服務，還有少數出國留學。

萬國公報原來英文名 *Globe Magazine*。停刊並復刊之後，英文名改為 *The Review of the Times*，為月刊的雜誌，至 1907 年停辦。

其前身教會新報 (*The Church News*) 創刊於 1868 年九月，每週出版，是四頁的 News letter 形式，約六千字，目的是宣傳傳教的意義，交流信息，使教徒相親相愛，互相交流感情，同時也刊登一些各國消息，國內趣聞，科技知識等，每月定價洋銀一元，該報的銷量，僅約二千，主要是宣教士，一般信徒較少興趣。為了吸引讀者，後來增加了清廷“上諭”，間或有些政治社會新聞。第 113 期和 116 期還刊出了英人赫德 (Robert Hart) 的“局外旁觀論”和威妥瑪 (Thomas F. Wade) 的“新議論略”。這兩篇論

文都建議清廷效仿歐美，除舊布新，進行全面改革，在朝野引起反響。林樂知選錄這兩篇時論，顯然是為了擴大教會新報的知名度；但該報主旨，仍以教務為主，教友通問。林語堂的父親林至誠牧師，在廈門附近的教堂就是訂戶之一。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林語堂傳中，曾作記述。

及至萬國公報時代，不僅改名，內容亦有變革增新。林樂知說：“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，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清鑑，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，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，益人實非淺鮮，豈徒新報云爾哉！”

沈毓桂在 1889 年復刊號，發表了“興復萬國公報序”，稱道林樂知主編此報“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，廓政本也。略評各國瑣事，誌異聞也。其他至理名言，兼收博取，端學術也。算學格致，各擷其精蘊，測其源流，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，皆在所不當遺也。”

台灣京華書局，在影印萬國公報時，概括其內容稱：

至其內容宗旨，雖然亦負起推廣西學之責，於西教義，溝通教
會消息，然亦負起推廣西學之責，於西教義，溝通教
識，史事人物，國家現勢，均有所涉，及。其最足
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，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
所刊載之一時視為新知識，公報之重要來源。凡關
泛注意，權完整，政治改革，莫不有鼓吹之影響。而
立，後變法維新運動，很顯著，受其鼓吹之影響。而
嗣學會林立，各地紛紛創辦報刊，卻又是形式上
重大摹擬。

林樂知傳教策略的根本變化，即以關心時事，傳播知識，更新文化，培植人才，以促進基督教在中國發展。既然深入廣大民眾，在甲午戰爭後，就由原發行量幾千份，猛增達一萬八千之多。

中國近代的著名學者林語堂(1895-1907)，在晚年還對人說起，這位“洋本家”林樂知，對他的向學從業，有過影響，嚮慕其人，故紙堆中相逢，遂成忘年之交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